

小特集5：胡風『回想録』の意義 南雲 智

胡風『回想録』の意義

南 云 智

1984年，新文学史料杂志，在当年的第一期上面，开始了胡风回忆录的连载。这是胡风恢复名誉仅仅四年之后的事情。当时那种新鲜的惊喜感，现在还让人记忆犹新。

连载前后一共持续了七年，但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是，回忆录只写到了1948年。后来，直到1997年翻胡风回忆录的时候，才注意到，截至1948年，这里面自有胡风自己的深意。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历史。记得1957年，以山本健吉为团长的，第二届访中文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本多秋五曾向周扬提出了“想见见胡风”的请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开始，胡风便在日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学活动，和很多左翼作家有着深厚的交情。因此，本多秋五提出这样的请求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胡风在两年前被捕了，想见他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到了很久之后，才真正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周扬正是把胡风送进监狱的作俑者之一。

在日本，直到恢复胡风名誉的1980年为止，周扬提供的这一点点情报，几乎就是关于胡风的所有信息了。在关于胡风的文艺评论方面，日本人从自己独自的视点出发的分析几乎没有。这也正是本多秋五慨叹“隔岸观火，高处不胜寒”的背景所在。当然，象进步文人江口涣那样，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中国单方面的信息，从而进行胡风评论的知识分子也不少。其实，又何止是胡风评论这一件事呢，完全依赖中国方面“制造”“提供”的信息，根据个人的正邪好恶的“感觉”和“感情”走，以“推论”文艺界动态的方式来写“断定式”的文字的人，又少了吗？

所以，当胡风的遭遇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本多秋五忍不住感慨道“中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主义色彩”，相信，对本多秋五的感慨产生共鸣，体会到了政治文学残酷性的人，应该绝对不是少数。

胡风的妻子，梅志女士撰写的几册“回忆录”，其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那种虽然极力压制却压制不住的愤怒与怨恨，那种亲近之人才有的激烈的感情，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特别是胡风回忆录一书中没有谈及的1949年以后的记述，虽然矜持，却充满了主张自己丈夫正当性的坚定信念。

关于胡风被定为叛国者的时期，根据晓风的“胡风年表简编”，1955年5月，经过3个月的隔离审查，胡风被关进了北京监狱的秦城监狱。当时，胡风53岁，为新中国的建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正是工作上集大成的时期，突然出现的风云突变。随后的十年，胡风不得不在牢房里独自面壁了。能够读到人民日报和监狱允许的其他报刊，但提笔撰文是被禁止的。而最终被允许和妻子梅志见面，也已经是被关进监狱之后，第十年的事情了。

2002 年被释放后移住的民主活动家魏京生曾在“探索”杂志上撰文，介绍了秦城监狱内的残酷情形。根据魏京生的说法，政治犯在秦城监狱里被关在长三米，宽一米的单间里，说话和运动都是严禁的。在秦城监狱里，个人的意志被抹杀，除非是意志特别坚定的人，否则，其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精神医院，要么是坟地。因为你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折磨精神和身体的各种手段。

看看魏京生的这种说法，我们不禁会想问，胡风的情形又如何呢？十年的单间牢房生活，会让所有的表达感情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胡风应该也被那种无法宣泄的感情压垮了吧。那期间，胡风都想了些什么呢。

1965 年，发生了一起让我们能够推测被捕期间胡风的想法的事件。

公安部的上层对胡风提出了“只要承认反革命的罪行，就能得到宽大处理”的条件。

面对这一要求，胡风的回答斩钉截铁‘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关于文艺以外的事情，我无话可说，难道我还有什么需要承认的罪行吗？！’

那之后没多久，胡风便被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面对压迫，面对和自己的斗争，胡风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没有反党，没有反人民，回答得坚定而又有自信。不难想象，这是胡风全面思索了自己的人生之后作出的回答。

回忆录从 1929 年 9 月，胡风为了学习文学踏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开始，这正是他所说的“一切都与文艺息息相关”的人生出发点的表现。同时，对在日本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接触，关于社会主义文学方面的活动以及和这类作家的交友活动等几个方面的记载，都比较详细，这正是在说明，他在日本所学到的东西对他日后的文艺理论的成型的影响。另外，回忆录还拿出了大量的篇幅来回忆他在左联的活动情况，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在告诉世人，后来把他送进牢房的罪状是他和这些文艺界相关人士的交往，而这些交往，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回忆录之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胡风关于人物以及文艺活动方面的，他的好恶等微妙的个人情感。

秦城监狱严酷的监禁生活，夺去了胡风的健康。1966 年，他被移到成都，经过四个月的住院治疗，被送进了劳改所。在那里，他多少能接触到了一些书籍，也有了一点点放风的机会，那个时期，是胡风狱中生活里精神最安定的一段时间，他甚至开始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因为三年后，他的刑期就将结束，他将重新获得自由。

然而，历史似乎一直再捉弄胡风，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因为在毛泽东的照片上写了反动诗歌之类的罪名，胡风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而根据晓风的说法，胡风只不过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了几句诗歌的原稿罢了。

也许是因为开始有了一点点希望的缘故吧，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打击也就格外地大。1971 年，胡风自杀未遂。69 岁而选择自杀之路，应该是在绝望之下，觉得继续生存是对自己洁身自好的玷污的缘故吧。唯大英雄能本色，胡风的这一决断，正是他有着坚强意志的表现。如果胡风就此死了，那么，世上也就不会有胡风回忆录了。

那之后，反反复复的住院，出院，再住院。胡风再也没有恢复到健康状态，并且有一段时期，他还曾一度陷入了精神失控状态。

尽管如此，胡风还是活了 83 岁，虽然是长期和痛苦相伴，但还是得享天年。这和他的妻子梅

志以及家人的支撑，还有朋友们的关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梅志，从 1973 年到胡风最后被释放的这六年时间里，梅志被允许在狱中陪护。不难想象，在那六年高密度的接触中，两个人完全不受外界打扰地回忆过去，在自由地回忆过去的畅想世界里漫游。我推测，胡风回忆录的实际构想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被判处无期徒刑，连生存的保障都没有的情况下，把自传当作遗书来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记忆模糊的地方，也许跟梅志确认过吧，又或许是梅志让回忆录的构思越来越丰富的缘故吧，胡风回忆录中梅志的名字出现得非常多。这也许正是两人一起共同回想的自然结果吧。另外，在梅志的回忆录里面，又很多相似的记载，还有些地方，几乎可以说和胡风回忆录完全一样，我认为，这绝对不仅仅是梅志在胡风去世后整理过胡风回忆录的缘故。

1980 年，胡风恢复了名誉。国家承认了在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

就文艺评论而言，为胡风平反正名，似乎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很明显，他只不过是文学政治主义的牺牲品罢了。不过，就纯文艺的角度来说，胡风在监牢里，以他自己的原则，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自传性的著作。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胡风回忆录之中，1949 年之后是一片空白。这除了胡风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为自己辩白这个原因之外，对陷害自己的人的怜悯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不指名地批判是胡风回忆录的一个特色。

周恩来是胡风最为信赖的领导人。在回忆录里，清晰翔实地记载了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向周总理陈述意见等细节，甚至还描述了一些关于周总理关怀自己的小插曲。比如，有一次周总理来访，听说胡风已经睡了，便悄悄地为胡风掖了掖被子。与此相对，关于毛泽东的记载非常少，少到让人不得不认为是他有意这么做。很显然，这种做法，是他对毛泽东以及陷害他的那些人的无声的抗议。1949 年之后的空白，用的正是这样的手法。而这一做法，反而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对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看得更透彻。

付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での学術討論会で発表したこの中国語原稿は、かつて日本の『東方』209号（1998年7月刊）に「胡風が回想録に込めたもの」として発表した文章を一部手直しをし、中国語に翻訳したも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その意味では新しい内容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

ただし、内容に新しいもの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が、日本ではなく中国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で発表するについては、多少のためらいが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のも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成立して間もなく、胡風が反党分子として断罪されたばかりでなく、その後、名誉を回

復したとはいえ、胡風に対する評価や対応が“曖昧さ”を残し、文化界がどこか尻込み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て仕方がない私の思いが、この文章には込められていたからである。

つまりこのような内容を含んだ文章を討論会で発表させたということで、主催者側になんらかの“お咎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危惧があった。結果的には問題ないことがわかったが、その時の主催者側の返事が印象的だった。

「現在では学問、研究の場での発言は何を言っても問題ないが、これを活字にして新聞や雑誌などに掲載するとなると難しい事が生ずる可能性がある」

というものだった。

10年前とは比較にならないほど自由にものが言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はいえ、ここは中国だという思いを改めて意識させら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私の発表に関して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員、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長の王飈先生が批評してくださり、深く感謝するだけでなく、大変光栄であった。

王先生の批評については、先生のお許しをいただいたので以下に掲載することにする。先生の批評はお読みいただければわかるように、中国における胡風評価のあり方を批判した私の意見に沿いながら、実は新中国成立以降の中国の文芸批評に対するご自分なりの注文をつけていると私には思え、中国知識人の巧みな批評方法を垣間見せてもらったように思う。

王先生とは会場で何度も今後の深い交流を約束し、お互いのメールアドレスを知らせあい、王先生から「南雲先生に会え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という言葉をいただいたことが強く印象に残っている。

なお最後に、大妻女子大学非常勤講師の趙方任氏には私の原稿を中国語に翻訳する際、大変お世話になったことを記して、ここに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2006年12月5日